

國 民 必 讀

最近之中日問題

小引

小

引

自中日交涉發生。以至於失敗。其真象世人鮮得而知之者。頗欲略述其概。以告內外同人。然而細思之。此次交涉。非突然而生者。欲悉其實。非先觀察日人對中國之態度不可。此爲過去論。至此次交涉之發露。則有播弄之者。有利用之者。受實禍之中國國民。乃如坐黑漆暗室中。不能悉得一線光明。故更就交涉之秘密。而論及袁政府外交之無狀。此爲現在論。至於條約之內容如何。交涉之經過如何。則於本編終了之後。據拾補錄之。

民國四年夏

編者識

目次

緒論

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

本論

最近中日交涉之真相

附論

爲福建問題告福建人

次

目

最近之中日問題

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

(一)

吾國之與日本。隔一衣帶水。漢唐以來。交通頻繁。日之文物。學於吾國也甚夥。自歐力東漸而後。日人以自覺而維新。卒敗吾國。吾國人慕其新文明之發達。亦來學於日本。最近吾國之文物制度。其取材乎日本者不鮮。是以與歐美各國轉。其近且切也。不可同日語。惟其近且切也。利害之關係亦甚深。古者吳越之相讐也。以其近且切也。故今日中日兩國之情形。頗有似古之吳越者。此論者所以有中日不兩立之說也。近百年來。歐人東方經營日益劇烈。以人種之感情。加乎政治經濟競爭之間。而中國之寇益深。日本之敵

益衆。使黃色人種。不合力以圖自保自存。則亞洲舊國之僅存者。亦將步美澳非之後而歸於滅亡。此論者所以有輔車唇齒之喻。而謂中日兩國之不可不互相提携扶持也。此兩種主張。在日人中有主張其一者。有朝東而暮西者。有心存吳越。而口以提携扶持爲欺人之論者。有當政爭劇烈之時。而借此兩論之一。以爲鳴世之資料者。雖久處日本。留心日本政治家之方針。國民之思想態度者。亦卒難分其程度。辯其真僞。夫不明日人對於吾國之態度。則不能定吾國對日本之方針。是以此一問題。實爲今日焦眉急務。試略舉所知者。以冷靜眼光。平正之觀察。大略述之。

(二)

昔者日本慕中國之文物。於是遣使就學。文學法制。一法於我。累世以來。其君民上下。視我如君父。敬我如神明。明初。足利義滿執日本幕政。武功冠一

時。明太祖以日本王封之。足見日本執政者流。視中國之封爵。甚榮幸也。豐太閤不受明之冊封。曰『吾掌握日本。欲王即王。何待髡虜之封。且我而王。如天朝何。』味其言。一則以威力自負。不肯屈就。一則碍於君臣之義。不敢貽人譏責。然對於中國。其心目中仍有一大國之觀念在也。自後中國之國威墮。東北滿族。日漸跳梁。中國民族國家之精神消磨。而日本之民族國家之精神增長。山鹿素行之言曰。『國人之曲學阿世者。以東夷自稱。而謂明土爲中國。此大誤也。中國者。彼國人之自稱也。以吾國人觀之。則吾國應自稱中國。於彼則以外朝稱之可矣。』素行出而日本之思想界爲之一變。愛國愛民族之精神。勃然興起。向日純以輸入中國之學術思想爲足者。至是大有組織日本思想信仰系統之趨勢。日本之國家思想。國體思想。領土擴張思想。實於是時開其端。(明熹宗天啓二年生德川氏初執政時也)厥後

尊王攘夷之思想盛。而德川氏以滅。睦仁帝得以統一其國而維新之者。種因實在乎此。是以自歷史上觀察。日人對於我國之態度。應自此時代而劃分之。此時代以前。純粹模倣中國崇拜中國之時代也。此時代以後。日人自思想上精神上建立民族的國家的信仰之時代也。究乎此而後近代之日本人。其精神上對我之態度如何。乃可得而知其端緒矣。

(三)

日本之維新也。其根本思想二。曰尊王。曰攘夷。尊王者。國權統一思想之表現也。攘夷者。國威張大之發端也。是二思想者。實爲新日本之基礎。當此時也。歐美之國力。漸膨脹及於東方。而其文明。亦隨其軍艦商舶以俱至。此世界大潮流。遂捲日本入於進步之途。於是尊王思想。一進而爲民權自由。攘夷思想。一變而爲開國進取。而統一的立憲君主之新政體。卒確立於日本。

開國進取之精神。更隨其國運之開發而大盛。日本武國也。今日之統一政治。封建制度之新變象也。政治生活中之人物。舊日之武士也。擊劍讀書交友。爲其中流社會之一般風習。擊劍以備敵。讀書以養識。交友以處世。周末戰國之風。尙見於當日之日本。故帝政初始而外征之論鼎沸。西鄉隆盛等力主征韓。非突然而生之論也。日本歷史上之遺志。西鄉隆盛等乘新國家之隆運。而欲急遂行之耳。厥後中日之戰。日俄之戰。朝鮮之併合。與乎最近種種對於中國之要求。皆由此一線之精神而生者也。蓋日本島國也。其地有限。與日本接壤者。北之朝鮮半島。南之琉球耳。此外爲之隣者。則我中國也。中國國大而民衆。文物發達。日本向所崇仰者也。琉球小而其民族亦近於日本。日本國力之行於其地者久矣。（廢琉球爲縣始於明治四年）朝鮮隣於日而弱小。以好武之日本。苟爲其開國進取計。寧有不欲併而有之者。

乎。故日本侵韓之心事與其事實。每見於其簡策。山鹿素行。則以爲日本歷史上之光榮。近代以來。日本對我之態度。隨其國力文物之發展而變。彼向之欲併韓也。未必有併韓之力。然而有併韓之心。至既有併韓之實力矣。則更進一步。而欲求發展其國力於我中華大陸者。亦得隴望蜀之類。非奇也。

(四)

日本果足以併我乎。其力不能也。自歐美諸國。伸其國力於我國以來。諸國皆欲多得一分之利益以去。然而歐美國際間。互相牽制。苟非有一國之力。霸乎諸國之上者。不能以一國而肆其侵略之手段也。於是而各國之對於中國。乃生利益均霑。門戶開放。領土保全之種種名詞。日本之維新。由歐美諸國所壓迫而發生。歐美諸國之視日本。爲東洋發展之障礙物。寧能容日本之獨占利益於中華大陸乎。故中日戰爭之後。而有三國之干涉矣。日本

深知自量其力。故亦與歐美諸國同一口吻。曰利益均霑。曰門戶開放。曰領土保全。可憐哉。近百年以來。中國之生命。存乎此。亦敝乎此矣。

日人之對我。其根本態度。蓋基乎此。而細分之。更有不同者。於是國人觀之。遂覺同一日人中。有仇我者。有親我者。更有覺日人以甘言欺我者。此皆以感情而爲判斷也。茲就各派態度略舉之。

(甲)侵略派 侵略派之意見。其根本在日本之領土擴充。然而亦知今日世界之大勢。不容日本一國併吞中國。且亦知日本之國力。不能併吞中國也。於是主張部分的侵略。間有氣盛意狂之徒。以併吞中國之說號於世者。然而贊之者甚少也。此派之主張。有偏注意於滿蒙者。所謂滿蒙侵略派是也。是派系統。多屬於陸軍軍人之流。以及與陸軍系有關係之陸軍擴張論者。有注意於沿海者。(其目的之最小限度爲福建)。是派系統。

多屬於海軍軍人及與海軍有關係者。惟海軍一派。其目的不偏注意於中國侵略。蓋彼等所主張之海外擴張。範圍甚廣。而南洋開拓。尤爲其一大目的。不如陸軍派之偏注意乎滿蒙也。至於懷抱侵略之政客者流。其目的則一語一概之曰。得寸則寸。得尺則尺。滿蒙所欲也。福建所欲也。鐵道礦山農林所欲也。中央之政權。亦所欲也。要之。侵略派之主張。以爲中國與日本接近。其氣候風土習慣。皆於日本人之經營相宜。日本之人口。日益加多。欲得一最大之消納地。非中國不可。而欲事實上能行動如意。自非奪其地而置之日本之政權下不可。至於曰日本犧牲若干之生命財產於滿洲。非得之不可云云者。特新聞紙上之一種激動的議論而已。此派之主張。其見之於言論者。更有飾其詞曰。『非此不足以保東亞平和。非此不足以圖中日提携。』是又自欺欺人之說耳。屬於此派者。政

治上之執權者頗多。

(乙)保全派 此派甚複雜。持侵略主義者。亦未嘗不言中日提携。故不能以議論之表面而斷。且中心抱此純粹意見者。爲數甚鮮。而政治上之有力者。抱此意見者尤鮮。其意見之大要。以爲日本欲圖發展國力。須從經濟上着眼。而經濟上之發展。則非平和手段不爲功。侵略中國。徒令中國人民。懷排斥日人之心理。取排斥日人之行動而已。且歐力東漸。種族之競爭日烈。非保全中國而圖中日二國之提携。則不足以禦。此派更自日本內政上下觀察。曰。持侵略領土之政策。徒使擴充無用之軍備。加國民以過重之負擔。而得不償失。屬於此派者。民黨中人較多。惟在政治上之實力頗鮮也。

(丙)無定見者 政客者流。此種最多。而其中中心常偏於侵略一面。苟主張

侵略而利於其政治運動也。則主張侵略。苟主張提携而利於其政治運動也。則主張提携。隨其便利耳。

要之。日本人者。日本國之日本人也。其主張無論如何。必不能脫乎『日本發展』之範圍。惟中國無自立、自存之實力。而後乃使人生侵略保全之心。苟其人而無侵略之實力也。則雖有侵略之心。而不能不行保全之實。苟我而終不能自保。則人雖始有保全之念。而終不能不行侵略之事。此吾國民之應自明者也。

(五)

日人對於中國國家之態度既如上所述矣。其對於中國最近政治上之態度爲如何耶。夫中國自中國。日本自日本。然則日本對於中國之政治。何所關涉耶。雖然。中國與日本。近且切也。日人對於中國之國家。既懷一種態度。

則對於中國之政治。亦必有一態度。且此問題。較對於中國國家之態度。尤爲明瞭。蓋政治以人爲中心。而人有感情之差異。智識之不同。觀察既隨之異。感情之離合。亦隨之異也。亦就其態度之不同者。類別述之如下。

(甲派) 中國政治。無論如何變遷。日本必與其當時之政府爲交涉。故日本應籠絡或壓服中國。當時之政府。使之聽從日本之意。向蓋中國民間之不平分子多。而排斥日本之分子尤不少。日本苟能籠絡或壓服其當時政府。則日本之目的。甚易達到。此派在政界中甚多。而官僚黨尤夥。

(乙派) 日本爲君主國體。故隣邦若有民主國體之國出現。其思潮頗難免不波及於日本。且中國而果組織爲完全之共和政體。其政府難於籠絡。日本之意向。頗不易貫徹。故希望中國之仍爲帝制。且希望中國有獨裁之政府。此派多屬舊頭腦之官僚閥族。同時亦抱甲派之意見。

(丙派) 欲維持東亞之安全。以抵抗歐力。一日本不爲功。不能不希望中國之能自立。則不能不希望中國之革新。故此派之意見。頗望中國成完全之憲法治國。以圖兩國之國民的提携。具此意見者。多屬於民黨。(非民黨皆有此主張) 惟爲數甚少。而其政治上之勢力亦微。

(丁派) 此派爲數甚少。頗難定其爲一派。更頗難定其屬於何種階級。且有屬於自動者。有屬於被動者。專事希望中國之擾亂。時而運動帝黨。時而運動革命黨。常奔走於中國內地。無以批評之。亦姑列之於一派。

要之。甲乙二派。其對於中國國家之態度爲侵略的。丙派對於中國國家之態度爲保全的。然而此種分析。終不過一大要。官僚中亦間有希望中國之改革者。而民黨中之主張侵略中國者。亦不少也。

日本人之對於中國人之一般的態度如何。雖人各不同。然而一語以盡之。則輕侮忌刻是矣。蓋日本人一般之觀察中國人也。其對於中國之國家。既先有一弱國民之觀念在。而其自居也。更爲一等國民。於是由強弱之觀念。而生輕視之心焉。且中國風習之腐敗。起居之苟簡。都市道路之污穢。尤足以使旅客之來者。生厭惡之心。往往住中國久者。其輕中國人之心尤甚。而常居北方者尤然焉。即在日本國內之人。與中國人往來較多者。輕侮中國人之念亦較深。鄉間之人。素未見中國人之顏色。未履中國之土地者。而感情較良。職是故耳。尤是觀之。日本之所以輕侮中國人者。自負心雖爲一因。而中國人之毫無國民的權威。使人見而生輕侮之念者。亦一因也。

日人一般之觀察中國人也。以爲中國人卑賤無丈夫氣。畏死貪金。狡詐不信。污穢虛僞。退縮萎靡。誇張自大。獨於中國人之耐勞苦甘粗惡。則津津然

讚美之。且以此爲日人將來之大敵。此論也。自外而歸者道之。智識階級之多數和之。一般國民信之。而輕侮中國人之觀念。與忌中國人之觀念。遂浸漬於日人多數之心腦中。輕侮之感情發之於外。忌刻之感情存之於中。中國之人。亦自負其古歷史文明。毫不相屈。且以近而切也。兩國民接觸之機會夥。於是遂成一衝突之大原因。夫日人與中國人個人間之交際。亦不爲少矣。然而忘形刎頸之誼。曾未聞發生於兩國國民間。間有往來親密者。亦終不免於客氣。且一旦稍有不如意。而彼此各存異念。彼則曰。中國人之氣質如此也。此則曰。日本人之氣質如此也。夫交際不能生個人友愛之情。而唯爲國家國民之社會的意識所囿者。非無故矣。因此故也。兩國民之相研究也。各注意於惡點之發現。而惡聲益高。他日者。此種惡感。鬱積久而爆發。至成東亞之絕大慘劇。未可知也。